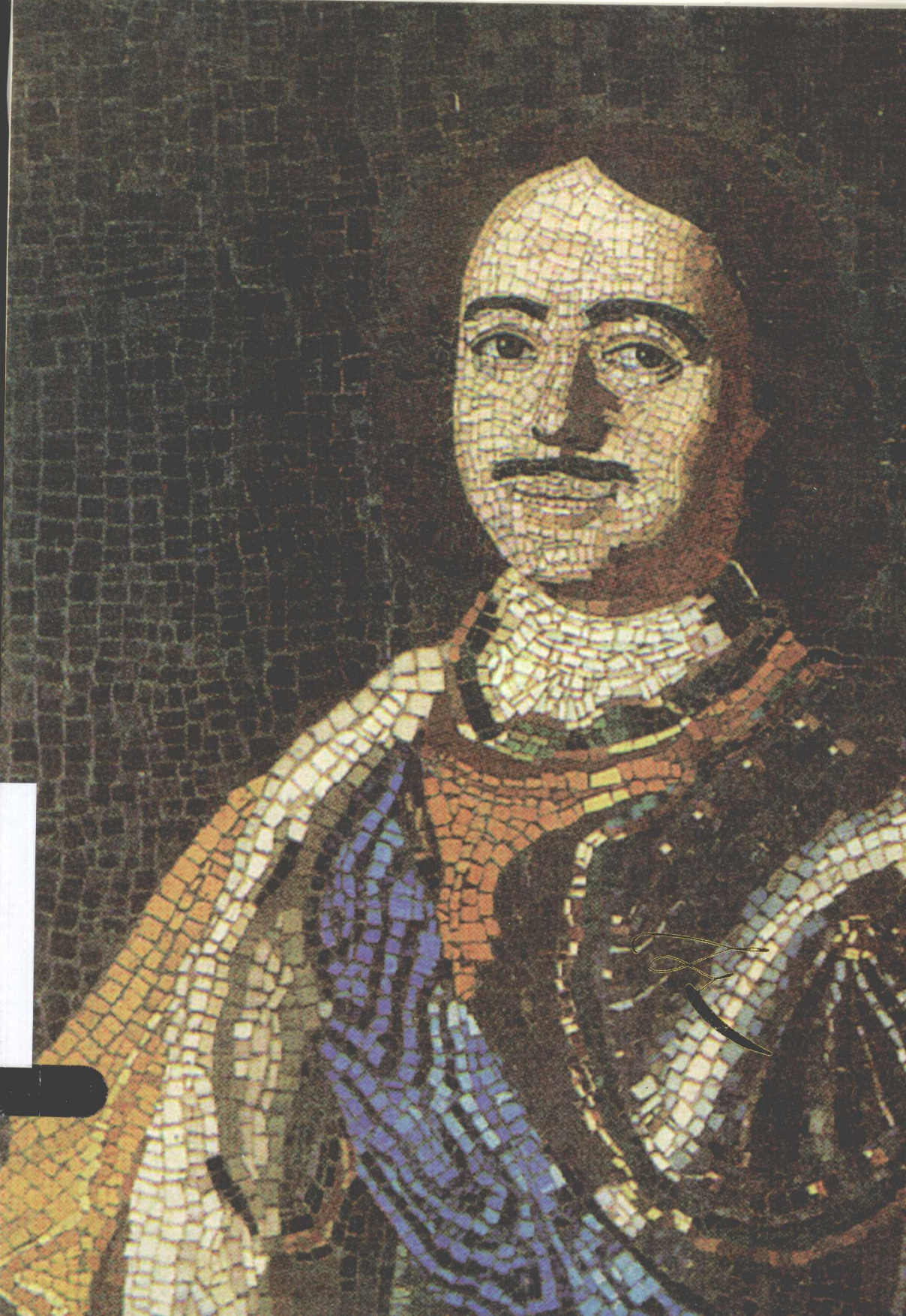




014035009

K835.127
85

彼得大帝传

(俄)阿·托尔斯泰著 子木编译

上



K835.127
85

人民日报出版社



北航

C1715086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彼得大帝传 / (俄罗斯) 托尔斯泰 (Tolstoy, A. N.)
著; 子木编译. —北京: 人民日报出版社, 2012. 12
ISBN 978-7-5115-1449-3

I. ①彼… II. ①托… ②子… III. ①彼得一世
(1672 ~ 1725) —传记 IV. ①K835.12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73685 号

书 名: 彼得大帝传
作 者: (俄) 阿·托尔斯泰 著 子木 编译

出 版 人: 董 伟
责任编辑: 杨冬絮
封面设计: 未 氓

出版发行: 人民日报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金台西路 2 号
邮政编码: 100733
发行热线: (010) 65369527 65369846 65369509 65369510
邮购热线: (010) 65369530 65363527
编辑热线: (010) 65369522
网 址: www.peopledaily.press.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中新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字 数: 512 千字
印 张: 34.5
印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15-1449-3
定 价: 78.00 元 (上下册)

主要人物

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彼得大帝，沙皇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和皇后纳塔利娅·基里洛芙娜的儿子。

费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沙皇，彼得大帝的异母哥哥。

伊凡·阿列克谢耶维奇——与彼得大帝同时即位的沙皇，彼得大帝的异母哥哥。

索菲娅·阿列克谢耶芙娜（索尼卡）——摄政王，彼得大帝的异母姐姐。

纳塔利娅·阿列克谢耶芙娜（纳塔莎）——彼得大帝的姐姐。

纳塔利娅·基里洛芙娜·纳雷什金娜——彼得大帝的母亲。

列夫·基里洛维奇·纳雷什金——彼得大帝的舅舅，使节政厅总监。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米洛斯拉夫斯基——索菲娅的舅舅。

费多尔·马特维耶维奇·阿普拉克辛——沙皇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的內兄，海军部大臣。

彼得·马特维耶维奇·阿普拉克辛——沙皇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的內兄。

马尔法·马特维耶芙娜——沙皇费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的妻子。

叶夫多基娅·费多罗芙娜·洛普欣娜——彼得大帝的第一个妻子。

卡捷琳娜·瓦西里耶夫斯卡娅（埃列娜·埃卡捷琳娜、卡秋莎、卡佳、埃伦·卡捷琳）——利伏尼亚的女俘虏，彼得大帝的第二个妻子，后来是女皇卡捷琳娜一世。

安娜·蒙斯（安娜·伊万诺芙娜、安欣、安努什卡）——德国商人的女儿，彼得大帝的情妇。

普拉斯科维娅·费多罗芙娜——沙皇伊凡的妻子。

阿列克谢·彼得罗维奇（奥列申卡）——彼得大帝和皇后叶夫多基娅·洛普欣娜的儿子。

亚历山大·丹尼洛维奇·缅希科夫（阿列克萨什卡、丹尼雷奇）——伺马员的儿子，彼得大帝的亲信，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团的军官，彼得堡总督。

伊万·阿尔捷米奇·布罗夫金（伊瓦什卡、万卡）——农民，后来是商人、实业家。

亚历山德拉·伊万诺芙娜·布罗夫金（桑卡）——伊万·阿尔捷米奇的女儿，贵族领主瓦西里·沃尔科夫的妻子。

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布罗夫金（阿廖什卡、阿廖沙）——伊万·阿尔捷米奇的儿子，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团的军官。

阿尔塔蒙·伊万诺维奇·布罗夫金（阿尔塔莫什卡）——伊万·阿尔捷米奇的儿子，外交事务衙门的翻译官。

加夫里尔·伊万诺维奇·布罗夫金（加夫里尔卡）——伊万·阿尔捷米奇的儿子，海军工程师。

雅科夫·伊万诺维奇·布罗夫金（雅什卡）——伊万·阿尔捷米奇的儿子，航海员。

费多尔·尤里耶维奇·罗莫达诺夫斯基——大贵族，“公爵皇帝”，刑事政厅总监。

尼基塔·莫伊谢耶维奇·佐托夫（阿尼基塔）——彼得大帝的老师，诨名“公爵教皇”。

伊万·安德烈耶维奇·霍万斯基——领主，射击军政厅总监。

费多尔·列昂季耶维奇·沙克洛维特——贵族杜马秘书官，射击军哗

变的首领。

彼得·安德烈耶维奇·托尔斯泰——摄政王索菲娅的亲戚和同党，后来是彼得大帝的外交官。

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戈利岑（瓦西卡）——外交家，摄政王索菲娅的情人，远征克里米亚的总司令。

鲍里斯·阿列克谢耶维奇·戈利岑——领主。

米哈伊尔·戈利岑——近卫军司令官。

阿尔塔蒙·米哈伊洛维奇·戈洛温——“游戏兵团”的创建者。

费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戈洛温——俄罗斯海军的创建者，海军上将。

鲍里斯·彼得罗维奇·舍列梅季耶夫——领主，陆军大元帅。

罗曼·鲍里索维奇·布伊诺索夫——领主。

安东妮达·布伊诺索娃——罗曼·鲍里索维奇的女儿。

奥莉加·布伊诺索娃——罗曼·鲍里索维奇的女儿。

纳塔利娅·布伊诺索娃——罗曼·鲍里索维奇的女儿。

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维尼乌斯——领主杜马的秘书官。

彼得·帕夫洛维奇·沙菲罗夫——使节政厅的翻译官。

叶梅利扬·乌克兰采夫——俄罗斯驻君士坦丁堡大使。

瓦西里·沃尔科夫——领主，彼得大帝的侍臣，罗曼·鲍里索维奇·布伊诺索夫的表侄。

吉普赛人——沃尔科夫家的农奴，兵士，后来成为乞丐和强盗。

奥夫谢·勒若夫——射击军士兵，缅希科夫的舅舅。

奥夫多基姆——射击军叛乱的首领，乞丐。

“泥洗脸”费季卡——修道院的农奴，流亡者兵士。

库兹马·热莫夫——铁匠，发明家。

尼基塔·德米多夫——图拉的铁匠，乌拉尔冶炼业的创建者。

安德烈·戈利科夫——帕列赫的圣像画师。

涅克塔里——分裂派教会长老。

安德烈·杰尼索夫——分裂派教会长老，后来是商人。

弗朗茨·勒福尔特——瑞士驻莫斯科大使馆的武官，彼得大帝的亲信

和谋士。

潘布尔格——葡萄牙海盗，俄罗斯海军中将。

奥吉尔维——奥地利军事家，俄罗斯元帅。

奥古斯特——萨克森选帝侯，波兰国王。

柯尼泽克——萨克森驻莫斯科大使。

马拉霍夫斯基——波兰大贵族地主。

索别先斯基——波兰大贵族地主。

约翰·帕特库尔——利伏尼亚大贵族。

索菲娅·科泽尔斯卡伯爵夫人——奥古斯特的情妇。

查理十二世——瑞典国王。

卡尔·霍恩——瑞典将军，纳尔瓦卫戍司令官。

阿尔维德·霍恩——瑞典驻华沙卫戍军上校司令。

阿塔莉·台斯芒伯爵夫人——查理十二世的情妇，后来是奥古斯特的情妇。

目 录

第一卷

第一章 · 003

第二章 · 027

第三章 · 042

第四章 · 058

第五章 · 103

第六章 · 154

第七章 · 168

第二卷

第一章 · 195

第二章 · 253

第三章 · 309

第四章 · 358

第五章 · 398

第三卷

第一章 · 433

第二章 · 448

第三章 · 467

第四章 · 478

第五章 · 502

第六章 · 520

第一卷



第一章

—

桑卡从暖炕上跳了下来，一屁股就把变了形的门给撞开了，雅什卡、加夫里尔卡、阿尔塔莫什卡也像是心有灵犀似的，也跟着姐姐桑卡跳下暖炕，因为他们都想喝水了。他们跑到了黑糊糊的门廊里，伴随着他们一起过去的还有一股酸味的水汽和烟雾。天气冷极了，晨曦从窗外的积雪里射了进来，水桶都结了冰，连舀水勺也一并被冻住了。

孩子们却没有受到一丝影响。他们高兴极了，都光着小脚，不停地在地上跳来蹦去，仿佛冬天的寒意与他们根本无关。桑卡的头上只裹了一条围巾，加夫里尔卡、阿尔塔莫什卡则只穿着一件露肚脐的小衬衫，孩子们内心的火热战胜了严寒。

“你们这群疯孩子！快回屋去！”母亲站在暖炕前面呵斥道。火光映照出她满是皱纹、历经风霜的脸，一双哭坏的眼睛，在破烂的头巾下一闪一闪的，看起来很吓人。桑卡看到母亲的眼神，心里惊了一下，用力地把门关上了。然后，她舀起一勺清甜的凉水，喝了一口，嘴里嚼着一块冰，又

把勺子递给弟弟们喝。她柔声地说：“你们冷不冷啊？要是不冷的话，咱们再到院子里看看，爸爸正在那边套马呢……”

院子里，一个中年男人正把马往雪橇上套，一顶高高的毡帽直扣在两道凌厉的眉毛上，火红色的大胡子，自从圣母节那天起就再没打理过。树皮鞋踩在雪地上发出吱吱的声响。车档子出问题了，那东西已经烂了，净是一个个铁疙瘩，他懊恼地朝黑马吆喝着。这就是孩子们的父亲——伊万·阿尔捷米奇，除了他的妻子，其余的人都称他为伊瓦什卡，外号布罗夫金。

“你们这群淘气鬼！快回去，要不冻坏了！”

孩子们在门廊旁边站着，对寒气刺骨的天气不以为然，在冻冰的门槛上挤作一团。小儿子阿尔塔莫什卡结结巴巴地说：“没关系，回头到炕上暖和一下就好了……”

伊万·阿尔捷米奇已经把马套好了，牵着它去木桶前喝水。那匹马喝了许久的水，就连瘦骨嶙峋的两肋都鼓起来了，父亲看到这里，戴上了手套，从雪橇的底下抽出了那根鞭子。

“快回屋去，要不我就给你们点颜色瞧瞧！”伊瓦什卡举起了手中的鞭子吓唬孩子们。随后他跳到了雪橇上，朝马身上抽了一鞭子，那匹瘦马便直奔覆盖着雪的枞树地带，朝着领主沃尔科夫的儿子家的庄园方向疾驰。

“太冷了！”桑卡望着父亲远逝的背影说道。孩子们迅疾地又冲进了屋子，爬上暖炕，浑身哆嗦，牙齿咯咯地直打颤。母亲则在用力揉面。伊瓦什卡家的生活过得很殷实：有一匹马，一头母牛，四只母鸡。桑卡拿起一件羊皮袄盖在自己和弟弟们的身上取暖，钻进里头开始给弟弟们讲各种各样可怕的东西：“我要是瞎说，让我眼珠子爆裂。”桑卡首先起了一个毒誓，以证明她的话的真实性。“前几天，门槛旁边有一堆垃圾，垃圾堆上搁着一把笤帚。我从暖炕上看出去，太可怕了，那笤帚底下，有个毛乎乎的东西，长着猫胡子……”“啊！啊！”钻到皮袄下面的三个男孩子都吓坏了。

伊瓦什卡赶着快步疾驰的马，正准备穿过一片被暴风吹得东倒西歪的树林子。树枝摩擦着车弓子，不断掉下扑簌簌的雪花。这片土地是沃尔科夫的儿子瓦西里前年受封的，那时的他刚刚娶妻，离开了在莫斯科任职的

父亲。领地政厅封给他 450 俄亩土地，还有 37 名家奴以及其家属。

瓦西里来到领地后，为了建造庄园把钱都花光了，只好硬着头皮把自己领地的一半抵押给修道院，向僧侣们借了二分利的高利贷。靠着从修道院借来的钱，他购置了马匹、甲冑、佩剑、火枪等必需品，此外他还雇了三个随身军士，为他们也配备了相应的装备。这样一来，瓦西里又囊中空了，他又开始为生活费、豢养家丁、支付高利贷的利息发愁了。

皇上年年都发布新的饬令，让百姓缴纳新的捐税，以此来充实可怜的国库。本来自己就没有多少剩余了，可上面还常常派人下来催问领主要农民交税，但总不能无休无止地剥农民的皮啊，这样下去早晚要出大事的。先皇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在位时，由于战争、暴动与骚乱已经是民穷财尽、怨声四起了。该死的强盗斯坚卡·拉辛在各地煽动农民反抗，虽然后来被处死，但农民们都变得无法无天了。只要你稍微逼迫他们一下，他们便纷纷跑到顿河去，即使用诏书和军刀都没办法把他们给弄回来。

伊瓦什卡躺在雪橇上也在寻思着，但他只有寻思的份儿，其余什么都做不了。

“哦，这个要拿出去，那个也要拿出去。这个人要给，那个人也要给。……这样的日子真是一个无底洞啊！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我们从来不逃避干活，我们什么苦都能吃，可是莫斯科的领主，他们出门都坐上镀金的马车了。……你强迫我们干活也好，把我们的东西拿去也罢，但不要胡作非为！骑在我们头上作威作福的官太多了，不要惹恼我们，不然我们就逃到林子里去，宁可被野兽撕个粉碎，也比现在所遭受的痛苦要好些。不过这样，你们也就不能指望我们养活你们了……”

正当伊瓦什卡沉思的时候，沃尔科夫家的，外号叫吉普赛人的农民从林子里冲了出来，跑到了大路上。这个人以前在老沃尔科夫家里干活，为了逃避主人的虐待，他在外面过了 15 年的流亡生活，每次被抓回去都遭到领主的一顿毒打，目的就是让他记住教训：以后不要再想逃跑的事儿。直到后来他来到瓦西里家，才算真正得到解救了。

“你好。”吉普赛人和伊瓦什卡打了个招呼，便一屁股坐到了雪橇上。他脱下了手套，捋了捋胡子，眼中露出了一丝狡猾的神色：“我在树林中遇

见了一个人，他说皇上快要死了。”伊万·阿尔捷米奇欠了欠身子，摘下了帽子，用手在胸前画了个十字，开口问道：“那么，他说究竟是谁来当新皇帝呢？”

“他说，除了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那个孩子，也没什么人了。可他还只是个刚刚断奶的孩子……”伊万听完，顺手戴上了帽子，翻了翻白眼。“哦，看来这天下就要成为领主们的天下了，咱们统统都要完蛋了。”

“完蛋，也许不会，”吉普赛人给伊万递了个眼神，压低了声音说：“那个人说暴动很快就要来了。说不定咱们还能活下去，会生活得更好，这世道嘛，咱们也见得多了。不必担心。”说完，他露出了一口结实的牙齿，开怀大笑，把整个树林都给震响了。

二

伊瓦什卡和吉普赛人在瓦西里家门前把马勒住了。两人摘下帽子，伊瓦什卡抓着门环儿，按着规矩说道：“主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饶恕我们吧。”看门人阿韦良听见声音，穿着树皮鞋从门房里走了出来，往门缝里望了望，说了声“阿门”，就把大门给打开了。两个人把马牵进了院子，伊瓦什卡边走边问：“阿韦良，老爷这次让我们把马牵过来，到底是公事，还是另有吩咐？在我的记忆中，我们一点也不欠他的了。”

“让你们把军士送到莫斯科去。”吉普赛人听阿韦良这么一说，马上来了兴致，急忙问道：“跟什么人打仗？还是哪里又发生了暴动？”阿韦良点了点头，嘴里却说：“这和你我都没关系，老爷就是吩咐你们把人送过去，今天已经为你们准备了一大车的棍子。”说完，转身向门房走去。

不知什么地方有扇门吱嘎一声，一个婢女穿过雪地，直奔他们而来：“老爷让你们把牲口卸下，在这住宿一夜。听好，不允许你们用老爷家的草料喂你们的牲口！”吉普赛人刚想在这个姑娘的背上抽一鞭子，可她却转身跑了。两个人卸下了牲口，来到了沃尔科夫家奴过夜的下房里。一进屋就看见七八个仆人正围坐在一根蜡烛前，打纸牌赌输赢。

在他们旁边的长凳上坐着一个孩子，身穿一件宽大的亚麻衬衫，破破

烂烂的一双树皮鞋，他就是伊万·阿尔捷米奇的儿子——阿廖什卡。有一年秋天饥荒，伊万欠了税款，只好把阿廖什卡送到领主家当终身的奴仆。伊万斜着眼睛朝儿子瞟了一下，这孩子眼睛很大，和他母亲一模一样。看到他身上的鞭痕，心里很难过。阿廖什卡看到父亲来了，站了起来，向父亲深深鞠了一躬。

伊万招呼儿子过来，摸了摸怀里用布包着的面包，压低嗓门说：“我从家里出来就没带面包，阿廖什卡，你替我想想办法弄一块面包过来。明天早上老爷还要让我干好多活呢。说不定他会开恩，让你替我去莫斯科完成这个差事。”阿廖什卡一本正经地点头：“好的，爸爸。”转身就去为伊万弄面包了。

伊万来了兴致，用爽快而急促的嗓音说道：“伙计们，你们是不是天天都这样玩儿啊，你们日子过得不赖啊，天天都好吃好喝的……”他们之中有一个高个儿把纸牌一甩，回头冲他喝道：“你是干什么吃的，是不是想找碴儿？……”伊万不等他说完，便急忙爬上板床睡觉去了。

与此同时，瓦西里·沃尔科夫正陪着一个在他家过夜，附近的一个小领主的儿子米哈伊尔·特尔托夫聊天。吃过晚饭后，他们围坐在热烘烘的壁炉旁，只穿一件贴身衬衣，不时地变换着话题。

“你啊，瓦西里，大家都非常羡慕你。你再看看我，我父亲生下我们弟兄十四人，七个人已经得到封地了，有的在荒地上挣扎，有的家奴只剩下两三个。我是老八，明天就要受封，他们会赐给我一个烧光的小村子，你说，我往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啊？”米哈伊尔一脸懊恼的神色。“眼下谁的日子都不好过，大家都在挣扎着，走一步看一步吧，”瓦西里答道，用手拨弄着一串柏木念珠。

“我祖父，”米哈伊尔说道，“他为先皇米哈伊尔·费多罗维奇守过灵，可是我们家里人却穿着树皮鞋，这已经让我们够丢脸的了。但这也没什么，我们现在只是想怎么活下去……我父亲到领地政厅去求那帮官员，头都磕烂了，也没换来他们的一点同情心。你要是想办成事，需要上下打点才可以。……可是，有些另辟蹊径的人，反而达到了目的。沃洛季卡·切莫达

诺夫给皇上上了一道奏折，就弄到了两个小村子作为自己的永久领地。但大家都知道，正是这个人在对波兰的战争中开了小差，他的父亲曾经开过三次小差。结果怎样呢，他们并没有因此而被剥夺领地，反而又受封了几个村子。这个世道真是没有天理啊！”

说到这里，他们互相望了一眼，缄默了一会儿。后来，瓦西里率先打破了僵局，他说：“要是我能去威尼斯，罗马，或是维也纳就好了，随便在哪个国王手下当差都行，我会义无反顾地赶过去，离开这个鬼地方。我以前看过一本书，其他国家的人民，生活都很富裕，唯独我们这的人过得都像叫花子。前不久我到过莫斯科外国人聚居的库奎区，每个人看上去都和蔼可亲，房子是整洁明亮的，街道天天有人打扫，园子里种着各种鲜花。最令人惊讶的是他们的财富！一个库奎区就比莫斯科全城连同它的郊区还要多。”

“前些日子，”米哈伊尔说，“御马房的一个马夫，丹尼拉·缅希科夫来拜见我父亲，两个人在闲聊的时候，他告诉我父亲说国库已经欠了射击军二年多军饷了，如果有人叫嚷，他们就把你给抓进去。有个射击军实在受不了佩若夫上校的虐待，便跑到克里姆林宫去控告他的上司。结果，他的下场却是在拘留所前被当众鞭打了一顿。事情传开后，射击军们都气愤极了。缅希科夫说，现在俄罗斯做买卖的全是外国人。我们的商人从外国人那里一卢布进的货，非要三卢布卖掉。如果卖不掉，宁可让货物白白烂掉，也不会减价处理。在这种恶性循环的局面下，大家承受不了这么高的捐税，只能纷纷逃跑。领主们的日子越过越滋润，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戈利岑公爵用我们交的捐税在河边建造了一座豪华的府邸，外面包裹的是铜皮，里面镶着镀金的皮革……”

瓦西里抬起头，瞅着米哈伊尔。米哈伊尔毫无畏惧，也瞪着瓦西里。这个刚才看起来还很温顺的年轻人，这会儿全变了：他冷冷一笑，摆动着一条腿，不停地摇晃……

“那你怎么想？”瓦西里轻声问道。米哈伊尔耸了耸肩，笑了笑，说：“上个星期，在麻雀村附近又有一个大车队被抢了。只有一个人活着回来，把事情经过报告给了官府。官府马上派人去搜捕强盗，可是他们发现脚印

一直通到瓦尔瓦尔村，斯坚卡·奥多耶夫斯基的庄园，那是奥多耶夫斯基公爵的小儿子的住所……斯坚卡·奥多耶夫斯基那个家伙，豢养了 25 个配备马刀和火器的家奴，一年多来，他从来没养活过他们，只是晚上放他们出去勒索财物。这帮浑蛋就是一群豺狼。”

“时候不早了，咱们该睡了。”瓦西里无精打采地说。米哈伊尔又闷闷笑了一阵，站起身来，伸了一个懒腰，躺在木炕上，一只手放在脑袋下面，眼睛里闪闪发光，对瓦西里说：“我在想，你听了我说的话之后，会不会去告发呢？”瓦西里把念珠挂好，不声不响地躺了下去，盯着对面墙许久之后，开口说道：“不，我不会去告发你的。”

三

莫斯科土城门外，阿廖什卡抓着缰绳，在一条坑洼不平的道路上向前走。放眼望去，莫斯科街头到处充斥着随意丢弃的破布、破碎的陶器，还有一堆堆灰烬和令人作呕的腐肉。雪橇里坐着三个瓦西里·沃尔科夫家的军士，他们戴着棉布军帽，穿着厚厚的高领子硬毡大衣，给他们配备了一套棉甲装备，来莫斯科参加检阅，但瓦西里心里仍惴惴不安，担心在检阅的时候受到羞辱和责骂：你并没有按照要求来做，你不老实。

瓦西里和米哈伊尔坐在吉普赛人的雪橇里，家奴们牵着马跟在后面，瓦西里的那匹马有华丽的鞍褥和一个波斯马鞍，可怜的米哈伊尔那一匹配着寒酸鞍褥的又跛又瘸的骗马显得相形见绌。大家看到米哈伊尔的骗马哈哈大笑：“嗨，你要把马赶到屠宰场吗？留神啊，不要连地方都到不了……”有人还走过去用鞭子抽了下马，哄笑声、口哨声、尖叫声顿时响成一片。

米哈伊尔哭丧着脸，看着许多贵族和领主的子弟们，穿着祖辈传下来的锁子铠和护胸甲，新的衣物，吆五喝六，盛气凌人地从他们面前经过，全县的人都前往卢布扬卡广场去了，聚集在那里看检阅和领地的封赐与重新分配。他们则跟着雪橇和车队小跑着，穿过广场来到矮矮的米亚斯尼茨基城门口，城门口混乱不堪，每个人都想抢先过去，于是大家抡起拳头一顿乱打，吼叫咒骂的声音、鞭子抽在人身上的声音、牲口发出的声音、雪